

YAN NAN FEI

孙 伟 著

雁 南 飞

中原农民出版社

雁南飞

孙伟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雁南飞

孙伟 著

责任编辑 吴丹青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中牟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116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21册

ISBN7-80538-233-6/I·93 定价 3.20 元

序

彭其芳

在这“新雨染成溪水绿，旧风搓得柳条黄”的大好春日，我读着孙伟同志送来的厚厚书稿，似乎并不觉得习习春风吹拂着我的心岸，倒觉得一股热腾腾的气浪直拍胸怀，耳边似乎还回荡着千万大军行进时所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车轮滚滚声和战马嘶鸣的共鸣曲……我不由得在心里轻轻地哼起了一支我青年时代十分喜欢唱的歌：“我战斗在太行山上，兵强马又壮……”

太行山，也曾是革命的摇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就从太行山整装出发，踏上了拯救民族于水火的征途，用自己的青春谱写着壮丽的诗篇。朱德同志曾多次吟咏英雄的太行山。我们湖南出生的左权将军就将一腔爱国的热血洒在太行山上了。太行山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史诗，是一帧气势磅礴的画卷。

我产生这样的联想，滋生这样的感慨并非偶然，因为这部书稿就是千万太行儿女中的一位写的，是一位从太行山出发的远征者的感人肺腑的心声。

孙伟同志出生于河南武陟县阎徐店村，于1948年9月到太行山的焦作师范学校学习，1949年即随军南下到湖南。他是随解放大军挥戈南下到常德的。他是在群众挤在街道两旁挥舞手中的小红旗热烈欢迎时踏上常德的青麻条石路的。本来他可以继续穿他喜爱的军装，本来他可以继续背比他的个头矮不了多少的钢枪，行进在滚滚的铁流里，下广州，赴海南。大雁南飞，可以一直飞到天涯海角。或许是清清的象绢带似的千里沅江挽留了他，或许是水乡江南独特的旖旎风光吸引了他，于是他毅然离开了哺育他成长的大部队，转业到了地方。北雁南飞，誓不回头，永不徘徊。他在常德垒新巢，他在常德垦春泥。一眨眼，他竟在常德工作40年有余了。他把自己的足迹印在滨湖大地上，也同时把自己滚热的胸膛紧贴在湘西北的大地上，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同常德人民一道精心描绘常德瑰丽的春天。常德，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孙伟同志转到地方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常德地区文联（现改为常德市文联）工作。工作纷繁，人员极少（有段时间仅他一人），条件艰苦，他在任何时候都任劳任怨地顶下来了。他长期做文联工作，是位精明的组织者，是位可亲的领导者。这些文字，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苦苦挤出来的。他也是极勤奋的业余作者。因此，这部作品的面世，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是值得称赞的。他象一只大雁，“嗖”的一下从太行山跃出来，编队飞行，大大的雁字挂在太空，投影到大地上。于是就有了这部书。

他从高山上走来，从田野上走来，走过长长的路，也走过不少弯弯的路。尽管几十年洞庭湖上罕见的风雨不断地吹打着他，有时甚至鞭打得近乎无情，可是他象山一样朴实的性格，象山一样坚韧的精神，象山一样永向蓝天的意志，丝毫没有变异。革命不改初衷，前进不畏艰险。读者可以看到，他为湘钢的建设激动得彻夜难眠，他为常德大桥的建成而欢欣鼓舞……他是有情人，甚至对农家的鱼塘、新植的幼林、家里阳台上的山茶花，也都牵肠挂肚，寄予无限的思念。一声鸟啼，一番春雨，一阵东风，种种相思情，尽皆入文中。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把敏感的艺术触角伸向日新月异的建设，把共和国的成长壮大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旋律。因此，他的眼光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审美光照投向了新的层次，直面严峻的人生，正视纷纭的世界，袒露胸襟，直抒心臆，以致使他的散文作品具有真实感人而又流畅自然的艺术魅力。朴实，真情，明快，正是他追求的艺术风格。对他来说，他心中有个“艳阳天”，他笔下也就有个“艳阳天”。这是因为共产党员的党性铸定了他的个性，塑造了他这个人。

其中一些访问记写得够感人了，不乏惊人之笔，情真，意美，娓娓道来，如叮叮咚咚的清亮亮的山泉水。有些在报刊上发表过，曾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京华访刘绍棠，渡海寻刘知侠，桃花仑里会周立波，湘西道中陪丁玲，等等，都会赢得读者喜爱的。同时他因工作需要，几乎走遍了神州大地，有感而发的一些游记，也是写得有特色的，读者也会为他笔

下涌来的黄河之水而惊奇，为泰山的雄伟而赞叹，为古城开封的新貌而感慨。

他嘱我第一个读这部书稿，完全是出于友谊。在共同的事业中，我俩一直合作得很好。我乐意为这位可亲的兄长做点点事情。

1990年3月25日于常德市三闾港畔

目 录

序	彭其芳 (1)
---------	-----------

往事琐忆

血与火的童年	(3)
火种	(6)
东进抗日	(8)
在艰苦的岁月里	(17)
遥想当年	(24)
百战百胜破敌堡	(34)
地道游击战	(40)
智取核桃园	(48)
夜深人静时	(55)

旅游散记

登泰山	(63)
深圳行	(73)
开封, 我回来了	(79)

黄河，古老的一条河	(88)
东海奇观	(92)
雨游桃花源	(94)
欢迎来武陵	(98)

生活掠影

人造林海	(109)
桃花樱花相映红	(114)
山乡夜明珠	(120)
碧空飞索沅水流	(123)
“方恋桥”	(129)
春到钢城	(133)

作家专访

去北大荒寻觅她的足迹	(143)
桃花仑山上思故人	(147)
拓荒者	(153)
“愚人” “傻人” 的事业	(159)
黄岛访知侠	(166)
一段辛酸的往事	(171)
漫画家小记	(175)

往事琐忆

血与火的童年

人人都有童年，但各人的童年不同。

我的童年是苦难的童年，正处于血与火的战争中。

我降生人世不久，日本鬼子就侵占了我们中国，在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在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占了北平，并继续侵犯我腹地中原，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清楚记得，在我刚满7岁时，上了本村小学。入学的第一天，只读了半天书，中午放学回家时，就看见天空中有几架飞机盘旋。不一会儿，村西头秋庄稼地里响起了“嗡嗡”、“呼隆隆”的汽车和坦克声，震得窗纸直响。

“日本人来了！”村里有人喊道。

正当村里乱哄哄的时候，突然从村西头闯进来两个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身上都穿着厚厚的黄皮衣服，头上戴着一个遮耳的军帽，脚穿一双牛皮鞋。其中的一个身上背着一个油桶似的家伙，另一个腰里挎着一把刺刀。那个背油桶的家伙先窜到一户人家，把背上的油桶摆弄了几下（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油桶是喷火器），那火便轰的一声燃烧起来。顿时，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就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两个日本兵

却呲牙裂嘴，哈哈大笑。正在这时，村西头梁大爷突然从家里跑了出来，挑一担水桶要去救火。那两个日本兵拦阻，并扭打起来。梁大爷从小学过武术，练就了一身硬功，只见他放下两个水桶，抡起挑水的扁担，左右挥舞，将这两个日本兵打翻在地，接着左手提一个，右手提一个，把他们甩进了正在燃烧的大火里。

梁大爷把两个日本兵烧死了，可是，杀人的刽子手日本人哪会善罢甘休，他们又开来了汽车，把我们种的苞谷、粟米压倒、压死，而且见鸡就抓，见牲畜就抢，见人就开枪，杀害了我们千万个父老兄弟姐妹……

村里人不得不天天逃跑。有一天，听说日本人从县城出发，又要到我们村里来了。村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拼命朝东伸许村东头沙漠地跑去，跑啊跑啊，跑到了一个很大很大沙谷堆跟前。这个象小山似的沙堆，左面有个沙凹，大家认为这是个好地方，人挤人的都躲藏在这个沙丘凹里。

不料，日本鬼子从西边转到了南边，一下来到了这个沙丘的周围，发现了躲藏在沙丘里的人群。他们立刻把机枪架了起来，对准了我们。正要扣动扳机射击的时候，突然有个高大的中年汉子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高喊：“皇军的，不要开枪，他们是大大的良民。”这一喊，日本人慌了神。趁日本人慌神时，这个中年汉子猛冲了过去，把正要扣动扳机的机枪端了起来，对准日本军一阵猛扫。

这时，一阵大风骤起，风沙弥漫，昏昏沉沉，看不见天日。大风把日本鬼子刮走了，沙凹里的人得救了。我们感谢

这位临危不惧的救命恩人。当人们来寻找这位救命恩人时，他却走得无影无踪了。后来听说，这位中年汉子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

自此以后，我们村里的农民便组织了起来，拿起了梭标、大刀，朝鬼子头上砍去。我也参加了反侵略的行列。

火 种

那还是1945年，日本鬼子刚刚投降，我在杨豹峰小学读书，王玉松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由于我的语文成绩好，他很喜欢我。

在一个月光明媚的晚上，王老师把我叫到他的住室。我进屋后，他走出房门，在房子四周看了看，还特别朝房顶上望了望，确信房子上下左右无可疑情况后，才进房里，轻轻叩上门，让我坐好，用亲切的口吻低声说：

“长俊同学，我跟你商量件事情。”

望着老师那严肃认真的面孔，我的心里不免有点紧张起来，忙说：

“王老师，你有啥事尽管说吧！”

“你还想上学吗？”王老师提问着。

“想。”我爽快地回答。

“我想送你到革命根据地太行山去读书，怎么样？”

王老师说这两句话的时候，把声音压得更低，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芒。

“哎呀，去太行山读书好是好，可离家这么远，又没有

人跟我做伴，我不敢去。”我没加思索地答道。情况的确是这样，太行山离我家近百里，那时我才14岁，的确不敢出远门。

“嗯。”王老师沉吟了片刻，惋惜地摇了摇头说：“也是的，你年纪还小。”

这时，王老师又问了我一些学习上的事，便送我出了门。他再三叮咛我，不要把今晚的谈话对任何人讲。

后来，王老师被国民党杀害了，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以教学为掩护，积极进行地下活动。他跟我谈话的时候，正是按照党的指示，选派一批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生到太行山接受革命教育，充实革命队伍。我很后悔自己当时的幼稚无知。

但王老师的话，象一颗火种播在了我的心田里，时刻在我心中燃烧着。虽然我当时没有听王老师的话，去太行山学习，但很快我就醒悟过来了，投入到太行山第四行署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参加了革命，象王老师一样，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王老师离开我们而去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特别是他那次谈话，时时萦绕在我的耳边，鞭策我在革命征途上勇往直前。

东 进 抗 日

轰、轰、轰……

飞机丢炸弹的声音在天空中旋荡。

这是1937年10月的一个早晨，日本鬼子派飞机轮番轰炸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河北省广宗县城。

炸弹的巨响，传到了60里外的村庄，震撼着华北的大平原，把窗户纸都震得喇喇响，地都震得颤动。

这正是华北的收割季节，天高气爽，农民正在地里刨红薯、摘棉花、挖花生、培育麦苗……

炸弹的爆炸声，震动着每家每户，人们从地里背着犁耙、背着丰收的果实跑回村里来了，学生从学校也跑回家里来了。空气十分紧张，男女老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炸县城。

广宗县城北有个董里集村。这个村是个重镇，这个村镇和所有的村庄一样，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爆炸的一瞬间，互相询问，互相打听：

“这是谁跟谁打呀？”

“是国民党打小日本，还是小日本打国民党？”